

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铁器，而回程的大船上又会装满了异域进口而来的香料、宝石、金银、象牙……来自红海的珊瑚和珍珠，阿拉伯出产的乳香和没药，威尼斯名品颜料朱红、铜绿、紫金，从中亚开采的青金石，当然还有洋葱、黄瓜、香菜、石榴，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。

人们从深海打捞起来的沉船中发现，当时一艘海轮上装载的瓷器竟然可以多达数万件。这些“外销瓷”是古人“生意经”的最好代表：唐代就有唐三彩外销瓷，宋元明时期的外销瓷又以青白瓷为主。展览中的一樽“南宋龙泉窑青釉小贯耳瓷瓶”，证明了龙泉窑青瓷自南宋开始就大量外销，足迹从东南亚直到欧洲乃至非洲。据元代汪大渊《岛夷志略》中对瓷器输出的44个港口综合统计，龙泉青瓷占第一位，被世界广泛认识和认可。而在明朝，福建的德化县成为专门烧制满足欧洲人需求产品的瓷器之都，不仅有能力满足巨大的出口市场需求，还能迎合西方人口味定制产品。这些瓷器的出口对明帝国资本的迅速积累大大有利——有些学者相信，因为进出口生意，明朝在1600年到1643年间的收入多了四倍以上。

在海上丝绸之路流通的，不只是货物和贸易，还有文化艺术和思潮。

在展览的“交织”单元，我们能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。还是以瓷器为例，荷兰的哈勒姆、阿姆斯特丹出产的瓷器，其工艺和外形都深受中国进口商品的影响。而中国清代风靡一时的青花瓷，早在几个世纪前可能就已经被波斯湾的陶艺师开发出来。

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，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，其精神和影响一直绵延至今。

下图：圆明园四座兽首同时亮相，为展览增色不少。



美索不达米亚的陶瓷工匠开始模仿中国进口的白瓷，以白釉为美。而广彩外销瓷又为伊朗、埃及等国定制了富有伊斯兰教象征的图案……

审美趣味在洲际间传递，生活方式也在大洋彼岸登陆——茶叶传到欧洲后，荷兰人和英国人都视其为奢侈品，英国人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客。清代诗人赵翼有云：“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，其番船来，所需中国之物，唯茶是急，满船载归，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之外矣。”而十万里外的中国人，又开始喜欢上中亚地区颇受欢迎的消遣活动：观看赛鸽和柔术表演。

“蓝色飘带”展览中有一幅清华美院教授张孝友的工笔山水人物界画《船桥夜市图》，再现了当年港口城市因贸易繁荣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图景——以南宋所建潮州韩江出海口的广济桥为主体，桥头有牌坊、市场，中段由24座木船高架，有桥板联成浮桥，浮桥每日早晚定时开合，以供进出巨船通过，有中国传统的福船、广船，也有东南亚来的商船，江岸灯火阑珊，渔舟唱晚，船街夜市一派繁华。

14世纪的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曾经写道：“中国是能让旅行者感到最安全、最开心的国家”，“一

个人带着钱财单独旅行九个月都不用担惊受怕”。也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，许多亚洲旅行贸易指南出现了。近悦远来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，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，其精神和影响一直绵延至今。

有了一个博物馆，
就有了一个根

说起澳门的标志性文化遗产，首先会反应到“大三巴”和“妈祖阁”。妈祖可谓是中国的海神，几个世纪前，就被远行的人们视为平安渡江涉海的象征。而今，妈祖阁中仍然端坐着著名的“洋船石”，刻有海船浮浪图形和“利涉大川”字句。

“广州诸船口，最是澳门雄。”16世纪以降，澳门是东南亚与中国内地贸易的重要中转站，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，掀起了第一次全球化贸易高潮之余，也见证了“东学西渐”与“西学东渐”的双向奔赴。

澳门有一系列“中国之最”——这里有中国最早的西式教堂；中国第一所近代模式的高等学府；远东第一座灯塔；中国第一间西式综合医院；中国第一间西式剧院；法国籍耶稣会士金尼阁从里斯本运来的70余本图书，开创了西洋文献大批传入中国的先河……

“一船船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等货物，从这里运往日本、马尼拉和印度果阿，再由那些地方分运远销欧美各洲；一箱箱白银又从世界各国，经澳门运进中国腹地……”（见《澳门世界遗产》）据统计，